

半世紀到甲子祭

任寫

在香港寫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，無論時間和空間，都無法不屈就於某種無形的微妙而帶頹顏的景況底下。當然，確有一批人，年紀在七八十歲之間，可以大事回憶，大事將當日少年的盛況向一張張僵在台下小雛般的貪咀，分啄五四遺事去哺育他們，有如一頓罕有的野味；亦有五六十歲的人，揀了某某五四名人學生的牌子，胡謔兩三小時，大抵，還算是很虔誠地了椿大日子不可或少的節目。

香港，不是孫中山、蔣介石、毛澤東經手「斷送」的地方。

香港，是「顛頂無能」的滿清政府由歷史上留下來羞辱現代中國人、政權的棘手包袱，給中國現今政府造成了「麻煩」。但，畢竟孫蔣毛完了人世，雖然在打江山的年代確曾有借助於香港。香港仍是五四運動所揭櫫保衛國土完整之外畸型發展的殖民地。所以，在香港紀念五四的任何階層人仕，都極力自由自在地向五四運動百寶袋裡掏一把，光閃閃的，給誰檢着了，都得愜意點頭／稱讚／誇耀，一下子，西方鬼子佬毛頭攪的學潮立時矮了半截；偏偏就是不提這個有傷今日「中英關係一片大好」的頭痛問題，如有不識趣的，就答道：談有啥用，你我算老幾！

十年前，五四運動半世紀紀念，情懷還算濃郁，由愛國詩選中挑出一句：「苦難的中國，有明天」。香港第一代「風聲雨聲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事事關心」的青年人物開始走了出來，在社會上露了頭。他們重溫五四西方文化東移的手法，生吞活剝存在主義／意識流／現代主義文藝的種種，希冀在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控制的現實社會下，找到一些詮釋生存現象的理由，搜羅丁點跡近玄學的心藥。幸而，終歸仍是蓓蕾般的待放生命力戰勝了沒有出路的思潮，開始踏上關注現實政治的大路。在這期間，保釣運動的勃起，本港青年給打開一道直接關懷國土的缺口；不少當年過從份子，均深認為保釣運動的傳承力量來自五四運動，『外抗強權，內除國賊』變作『誓死保衛釣魚台』／『打倒日本軍國主義』／『打倒美日勾結』和迫使台北政權徹底暴露其無能／北京政權不得不發表國土主權聲明。更重要的是：透過毫無反殖意味的保國土運動，由於港英的魯莽干涉，轉化為「反資反殖」的本土抗爭運動。於是，真正的五四精神，才傳承了下來，才完成了其曲折（介紹西方文化思潮、動機單純的愛國運動，爭取民族文化尊嚴的中文運動）的傳承過程。更由行動化的迎擊面、深化為無數的爭議社會不平事件的廣泛羣眾運動；促使部份幹將，團聚於小政黨規模的常設反殖團體，為明日的香港命運伏下了一些未可估計的因素。

五四運動時期，它最大的特色，是青年知識份子在羣眾中找到回應和力量，羣眾層面之廣，開我國近代民衆主宰國家大事的先

河；也就是唯有人民的動員，獨夫軍閥才認識到／震驚到其渺小脆弱。本港有心的第一代知識青年，既走出家庭和個人的圍限，按道理，十年後的今日，應會為香港的前途做成局勢，因何今會被資本社會分化蠶蝕，以致倒退，空餘唏噓？相信，其中必定會不易抗拒的重大誘惑。分析箇中原因，首先，仍得痛心地承認英國人是攪殖民地的老手，它既懂得維持原殖民地民族性方面某些無關痛癢的所謂「民族色彩」，諸如傳統藝術和生活民風，另一方面，又卻全面性向新一代轟以西方生活和人生觀念，包括自我主義和享樂文化，高等教育雖然表面上學術自由，骨子裏還是將資本主義的精英思想，用龐大的技術概念換取殖民地人的民族意識和獨立思維；每一個在經濟行政上出色的人材，本身由於免去饑貧、錢財權勢足以填滿慾望，背後萬千的民族血淚和羞恥便告拉平。所以，今日充塞於知識青年界的，大多數是技術（包括所謂教育學術／文化／政治行政／經營／時髦事業／傳播媒介／工商）官僚一名。

技術官僚的特色，本身便有泛國際人的觀念，即是說，無所謂歷史背景包袱，更遑論向歷史背景的苦楚認同；他們永遠不在最上層，因為最上層必須面對有形和無形的鬥爭，必須狠下心作出立場。而他們又必定是最終有所忌諱的一些百夫長角色，有他們聲威淒厲的時刻，亦有他們無能為力的剎那；他們在文化觀上的濫交，終會沒有一位風雨相依的妻子，無數的奪目情人，無異叫人側目。他們不會對國際政治陌生，但無從創建國家的將來。這些人，生活時候輝煌，頗見喧赫，逝去却是杳無聲跡，僅僅餘下生死冊上的一個編號。這類人，在今日香港社會上隨時可遇見，尋且在日趨密切的港中活動，由於受名為「現代化」的共產中國官僚政權底需要／借用，青年的技術官僚們正投合政治官僚所缺乏的空檔。

十年樹人，香港五四精神的傳承道路，似正面臨後繼乏人。有可能成氣候的都作了「社會才俊」，大學裡新新報到的青少年又是茫然無知於：中國將會怎辦？香港怎樣反殖？五四運動六十週年了，如何慶祝紀念呢？然後，大抵會進行些許事務主義式的活動，報銷多少經費，找資料抄寫一篇一篇的大塊文章，個多月後，又是考試季來臨了，小兒兒都在圖書館裡尋找「知識」和「技術」，好他日賣與胡兒家，毋枉學得一身文與藝。

甲子祭，想起來，還是有些兒頹顏的。

代郵：前三期本欄「望盡春風」文內提及蔡炎培可能成為余黨，蒙好友國賢老兄告知：不可能。故欣慰甚。

更正：前期文題「免於拘捕的危險」原題乃「免於拘捕的沉思」。